

月光如水水如天

□ 张会会

南河头的围栏上缀满亮黄色的小灯,如同满天星斗,光点闪烁。朦胧的夜色里,一轮圆月升起,小河水波荡漾,水乡人的月夜如约而至。

四十多年前的一个秋天,母亲急匆匆地奔向医院,他跑掉了一双解放鞋,才准我来到这个世界。“不管怎样,日子总归可以过得去的”,他对母亲说。那时的我应该就像一颗蒲公英的种子,随风起舞,突然有了降落的方向。我们之间的故事应该是在那一个瞬间开始的。我虽不知道“父亲”是什么,但已然感觉到这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,他牵着妈妈的手回家。

父亲十几岁时,奶奶带他去拜师学艺——学泥水。这是一份非常辛苦的工作,每天和水泥、黄沙、砖块打交道。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,挥舞泥刀,砌着砖块。夏天,太阳撒泼似的照着,一会儿就汗流浹背。冬天,水泥的刺激会让双手裂开一道道血口子,只能用胶布包着。但父亲从来没有喊过苦和累,他对师傅毕恭毕敬,每天给师傅盛饭泡茶,洗衣叠被。干活时,紧盯师傅的每一个动作,认真学习,用心揣摩,很快就学得真本领。后来,父亲离开师傅回镇上自己承包工程,我们家的日子也开始慢慢好起来。师恩难忘,逢年过节,父亲总是带着自家做的小尺糕,母亲养的老母鸡,专程去外地看望师傅。小时候的我,也常常跟随一同前去。年岁逐增,我渐渐明白有一个好的老师,领你进门,教你本领,是通向成功的一条捷径。

父亲对我的教育总是严中有爱。记得有一次,他在灶门口烧饭,穿了一件破了洞的背心。我从泥地上捡到了一把锈迹斑斑的破剪刀。双手拿着剪刀一开一合玩着,没料到剪刀正好剪在他的手臂上,当下就张开一个口子,血液喷涌而出。我傻愣愣地站着,一动也不敢动。母亲急忙拿出旧纱布帮他包扎,转头想要训斥我的时候,父亲拦住了:“孩子小,不是故意的。”那时父亲眼神温暖,很多年过去了依旧余温不散。

可是,一旦我欺负了穷苦人,父亲一定不会轻饶。村上有一位阿婆,人称二宝,比较老实,村上的小孩经常合伙欺负她。一到晚上会穿上老一辈留下来的长衫,拿着木棍子去敲她家的窗户,穷人家的窗户都是纸糊起来的,一敲就破了个洞。

隔天下午,母亲刚杀好黄鳝,我随手扯起黄鳝肚肠一甩,正中阿婆的鼻梁,留下一条深深的血印。吃晚饭时,父亲得知此事,二话不说抡起“大虎掌”,啪啪落在我的屁股上,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,可我不敢吭声。那时的我哪里晓得,一颗善良的心方可换来一世安稳。

父亲非常爱喝酒。他从外地回来的那几日,经常会给我几块钱,让我去桥头小店买两瓶平湖黄酒。母亲炒上几个家常菜,最多的是炒花生米。父亲端来一个蓝边小碗,“咕咚咕咚”倒上小半碗,用三个手指熟练地夹起小碗,轻轻呷上一小口,满意地喷一声,陶醉在酒香里。

父亲回乡在镇上承包工程时。每天都要喝醉,喝醉后倒头便睡,不脱鞋子也不脱衣服。浓浓的酒味中那一阵响似一阵的鼾声如同一把把铁锤敲打着我的心。母亲也常为此事和他吵架,父亲信誓旦旦地写下一张张保证书,贴在墙头。可闻到酒香,就迈不开腿了。

一天下午,我在返校途中遇见了他,他喝得醉醺醺地将一袋水果交给我,转身像老母鸡似的一步一摇离去,灰色夹克衫的两襟在风中

一开一合。目睹父亲远去的身影,我的内心五味杂陈,父亲查出糖尿病已多年,早和美食无缘,平日子里连多吃两口饭都像是“犯法”。“年轻的时候,没有东西吃,现在买得起好东西却又吃不得了。”每每想到父亲的这些话,总感叹人生的无奈。我想,在他远离家的那些夜晚,也许就是这一小碗酒香温暖了孤独的心,陪伴着他走过岁月风雨,走过人间沧桑。我涉世未深,又怎能读懂父亲心底的那些故事呢?

师范毕业那年,他特意跑到学校的铁门口递给我一个鼓鼓的信封,里面有两万块钱,是为我读大专准备的。他晒得黝黑的额头上已经悄然爬上皱纹,而往日乌黑的头发里,密密麻麻地长出了很多白发。遥记得那年,我的脖子里长满了红疹子,看了很多地方都不见好,后来父亲背着我去上了上海。回来的时候,满天飞雪落满父亲的头发。我用手轻轻一拍,白雪抖落,黑发湿润地耷拉下来,父亲微笑着露出两排银牙。可惜白发终究不同于那日的雪花,怎么拍都拍不落了。

这些年,疲于奔波,每每想到他的时候总觉得亏欠。陪伴太少,总想着要带他出一趟远

门,看看外面的世界,但都已经来不及了,真的是应了那句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。在无尽的时间隧道里,父母与子女,就像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,彼此注视,渐行渐远……

父亲一直都不想让子女添麻烦,就连最后离开都走得那样悄无声息。好似一片雪花飘落,归向来处。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都无处安放对他的思念。我留下了他读过的书和一页又一页的笔记,可这些都是不够的……

有时,当我迎着太阳走在路上,我看见那阳光里有他的身影;当我俯身聆听门前的老榆树发芽,我听到那点点的新芽里有他的声音;当我抬头目睹月亮的芳华,我知道月光里有他的微笑。他在清晨的一声鸟鸣里,在午后的一片游云中……而我就像一粒种子,拥抱大地,生根、发芽、长叶、开花……在一代又一代的承上启下里,饱满而坚定地生活着,因为我知道他从未离开。

古老的石板路上,投影下一盏盏灯斑驳的光影。“老平湖”的木楞窗里飘来人间烟火的气息。我循着石板路归去,抬头望月,月光如水,水如天……



万事如意 陈平华 作

遇见江南

□ 紫藤

一小碟清炒虾仁,一小碟爆炒腰花,精致小巧。

古筝悠然飘逸,如微雨落叶之声,声声入耳。慢慢一筷一筷吃着麦香浓郁、筋道细滑的面条,尝一口美味虾仁,这样的感觉十分惬意。

“来两碗面条,这里都有什么面?”两位年轻男子揭帘而入,四顾张望,看得出,也是满眼惊喜。

“今天没有面条了,今天我们试营业,面条不多……”身着宋朝服饰的服务员说道。

那两人由期待转为失落的神情,道:“那就改天再来……”

夜幕深沉。后院,一棵爬满老藤的古树,撑开繁茂高大的树枝,随着微风,听见树叶的沙沙声,似是低语,像是诉说。树是有生命的,它生长了百年,在这晚清时建造的院子里,从解放前夕的离乱到解放后的几易其主,唯有它是见证了前世今生,想来,它是有感知的,粗糙纵横交错的纹路里,深藏前世人間烟火里风雨飘摇的记忆。经历一个世纪的风霜雨雪,终得今生今世的宁静致远。

这里的巷弄,深藏岁月里的前尘往事,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的莫氏庄园(1897年),占地七亩,两千六百平方米的大户人家古建筑庄园。与之相邻的葛宅,占地八亩,可想而知曾经的繁华,仅存稚川学堂依稀可见昔日风貌。可叹断垣残壁犹存,那堵高墙内已无宅院深深……

说起葛宅,我曾写过《葛宅往事》,这里不多叙了,烽火连天的上世纪三十年代,建筑精美的葛宅毁于战火,传朴堂藏书楼被毁。葛氏数代教育人,葛氏后人已誉满天

下,平湖的稚川学堂就是百年传承

南河头古宅深院诸多,庭院深深。那些老宅院落,解放初期由房管所分给寻常百姓人家居住,七十多年过去了,人们早已忘记那些曾经有过的故事,老宅的历史被渐渐淡忘……

从《金平湖下的世家大族》里了解,南河头有那么多历史云烟里的故事,揭秘岁月深处的人间往事,真实再现老宅前世今生的秘密,起源、家谱、族人,一一细说当年。

漫步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,脚下的每块青石板都有来历,发现几块刻字的石碑,字迹已模糊不清,却依稀可辨有个“墓”字,那是几十年前,或者更久远的时候,从某个地方移到这里的。一块石碑,就是一个人的人生痕迹,就有一段人间故事。

见一店铺,匾额上题“碎银几两”,觉着有些好奇,这里并非银器铺,不知楼上是有什么?上了二楼,果真是让人迈不开腿了。见着那古人制作的银簪子、银锁片、银镯子及各种银器,精美绝伦,寓意深长。想来这些银器,经过漫长的岁月,沾染过古人气息的旧物,更多了神秘,使人生出许多想像。

人生,只是茫茫字宙、历史长河中的一粒微尘,转瞬即逝,人的一生,就是经历,许多事物都是过眼烟云,懂得,心境早已释然。

微雨的日子,黄昏院落,坐在轩窗下,静静喝茶,看书,听雨落,何尝不是一种幸福?胜过去远方跋山涉水翻山越岭追寻诗情画意。

在这青石板的街巷里,遇见江南,遇见光阴里的故事,走进岁月深处,寻觅那年,那人,探寻那些人间故事……

也谈读书中的互文

□ 朱晓昱

读书闲杂,信步所至,常有转角意外邂逅的惊喜。热爱中国饮食文化,写了《鱼翅与花椒》的扶霞,回英国和朋友聚餐,座上宾里有马克·米奥多尼克,而这位正是畅销科普读物《迷人的材料》的作者。文化学者与科普作家,看似表情严肃,毫无关联,在一起吃吃喝喝,倒是一个精彩的朋友圈。

少时学世界史“法国大革命”一课,满眼的“革命”二字。只记得党派轮流坐庄和那对被推上断头台的皇帝夫妻,浑然不觉人性之幽微,直到偶然翻开读库的绘本《玛丽·安托瓦内特:王后的秘密日记》。虚构写作闯入历史的禁区,让玛丽用一本并不存在的日记倾诉心声。一路按图索骥,读《审判王后》,第一次从法律、法治的角度,看这位被审判的特殊角色。思考作者抛出的议题: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,哪个更重要?再读《罪与美——时尚女王与法国大革命》,从时尚、文化符号学的角度,这位王后俨然当今时尚届的祖师奶奶,灵感缪斯。那位画作拍出过2.7亿天价的超现实主义大师冷军曾有一幅玲珑剔透的石膏头像素描《贵妇人》,其原型正是玛丽。

一直对故宫研究兴致勃勃的日本学者野岛刚在《两个故宫的离合》里说“中国人认为很美的东西日本人会觉得虽然‘很了不起’,但美中却带有‘不祥’‘恶心’的感觉”。另一位以写故宫为主业的祝勇在《故宫的古物之美》中这样说“日本学者野岛刚曾对我说过,他不喜欢中国的青铜器,因为他沉闷、阴森,甚至有些狰狞。他不理解为什么古代中国人会制造这样的器物”。这可以脑洞大开,合理想象一下,两位“故宫通”坐在一起,日本朋友一本正经地表达对青铜器的看法,当代故宫人颇有些不屑地说,朋友你不懂。

还有一位女性主义先锋人物伍尔夫,在她的代表作《一间自己的房间》中提到南丁格尔的论断“她从没见过有谁动辄就要分心去管这管那,经年累月下来不会损耗智力的”。这不是那位伟大的弗洛伦斯·南丁格尔吗?惊觉原来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二位,竟是彼此影响的好闺蜜。没有南丁格尔父亲每年给她500英镑的姐妹故事,怕是诞生不出伍尔夫那句“每个女人都应该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和每年五百英镑的收入”。因为这个出乎意料的闺蜜互文,我甚至对护士这个职业肃然起敬起来。

再说回野岛刚,同样在《两个故宫的离合里》提到另一位对中国极有兴趣的日本人内藤湖南。20世纪初,内藤一行游历中国,拜会严复、王修植、蒋国亮、文庭式、张元济等社会名流,表达出对中华文明的理解和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切。这位内藤先生认为,“与其让欧美拿走中国文物,不如由邻国的日本保管,理想地希望本与敦亲睦邻的精神,将来有一天让文物回到中国”。在其本人的著作《禹域鸿爪》中记录了表达这一观点的一段对谈。令人唏嘘的是,与之对谈的两位青年才俊之一陈锦涛,在抗战爆发后,沦为汉奸,出任伪维新政府财政部长兼伪兴华银行总裁。

儿童绘本与成人读物、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、文本与现实之间,政治、哲学、经济、宗教、法律、文学艺术之间彼此观照,形成精彩的互文。正如赫克托·麦克唐纳在《后真相时代》所说“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来自片面真相,而这种理解又会影响我们”。即便不能还原历史,不同时间、不同体裁、不同作者笔下的不同切面,在时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。这个世界也因而变得丰富、精彩、有趣。

宅家的日子,读读东坡的词

□ 殷建中

那年,词人进了监狱,被押送黄州,人生跌落低谷。什么云淡风轻,什么一笑而过,说起来轻飘飘很简单,真的做起来,谈何容易。一个人,来到连住的地方仅是破庙的黄州,对往日狂放的大词人,这岂止是侮辱,简直是悲凉而孤独的笑话。

有过风雨,有过泥泞,也曾狂傲,也曾难耐,人生之路上,携一蓑烟雨,还有很多想法,却终究要走过。

被贬黄州后的第三个春天,词人去沙湖道走走,不期而遇的风雨也来欺负这个落魄的文豪。

莫听穿林打叶声,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?蓑烟雨任平生。

词人反而挺起背脊,徐徐而行,吟啸声里,穿林打叶的风雨声被十万分地鄙视。风雨算什么,总会穿过,苦,算什么,搭把手,就过去了。

谁怕!人生的风雨来得再猛烈些,也不过是一蓑烟雨的事。词人再一次长啸恣天,高声吟诵“大江东去浪淘尽……”,给自己壮胆。

长啸声渐渐远去,五十岁的词人再次踏上了泥泞坎坷路,被贬惠州。

花褪残红青杏小。燕子飞时,绿水人家绕。枝上柳绵吹又少,天涯何处无芳草!

墙里秋千墙外道。墙外行人,墙里佳人笑。笑渐不闻声渐悄,多情却被无情恼。

墙内是家,墙外是路。墙内有欢快的生活,年轻而富有朝气的生命,墙外是赶路的词人。在这个朝气蓬勃的春天里,词人的情感被冷落,心里有失落,人生很寂寞。

“知我者谓我心忧,不知我者谓我何求”,春意阑珊,如此豁达的词人也不免感伤。他感伤的并不是春景,而是逝去的青春、多舛的命运。

此处花谢,自有他处桃花灼灼,碧草茵茵,绿遍天涯路。华年不再的词人,还有多少时日可以看这青青芳草,踏这天涯路。

词人多情,岁月无情,普天之下,哪里没有青青芳草,哪里还有属于词人的青青芳草呢。

词人伤心地吟唱起那天写的词:“惊起却回头,有恨无人省。拣尽寒枝不肯栖,寂寞沙洲冷。”

闲暇时,红颜丽人王朝云就给词人吟唱这首词。

每次唱到“天涯何处无芳草”时,王朝云都泣不成声。作为人生知己的朝云,她懂词人的苦闷,词人的无奈,知道这首词暗含词人这些年宦海沉浮、天涯漂泊的感伤。

花谢花飞,春去秋来,万物自有其道。佳人年轻单纯、无忧无虑,还没有伤春感时,还没有人际烦恼。词人来到万里之遥的岭南,惠州“瘴疫横流,僮仆者不可胜计”,词人年事已高,面对蛮风雨,说不苦,那是不可能的,词人只是努力不想失去生活的热情!

朝云病逝,苏轼深感再也遇不到如此懂自己的红颜,从此再也不许别人在词人面前吟唱这首《蝶恋花》。

红颜会薄命,词人会感伤。但词人还是告诉我们“燕子飞时,绿水人家绕。枝上柳绵吹又少,天涯何处无芳草!”,告诉我们生活的热情永远不要流失,生活的勇气永远不要放弃;告诉我们只要坚守,相濡以沫的日子就会春暖花开,凄风苦雨的岁月也会芳草青青。

我们都知道,朝云当年哭着唱不下去的那句词,千古传颂,苏轼颠沛流离写下的词,流芳百世。命运待朝云不薄,岁月见证了苏轼的天涯何处无芳草。

宅家不出的日子,读读东坡的诗词,读词人高歌豪迈的生活热情。